

我的遥远的茉莉花

王 晔

记忆里会有些什么呢,我能想起许久之前的声音、色彩、图像、人物、事件……跟好友青锋说记忆,她说小时候喜欢汽车发出的汽油味,一直记得那气味。“你能记得气味啊!”我羡慕极了。吃一份看不出食材的料理,我能借口感,警觉地辨认出里头有菠菜。可对于气味,我能做的只是闻到相同气味时,认出那正是某年某月,某朵花、某个果子的气味。我能说出夏天的图景,却不能复现其中存在过的气味,不能让气味借回想飞到鼻端。被我这一问,青锋说,她也不能。哎,我想多了,潜意识里,我太希望她有那特异功能了吧。

过往的记忆里,有些是单张图片,不连贯,却烙在脑海里,不褪色。

青石铺地的四方天井。门前一盆结满花骨朵也开满花的茉莉,一个坐着和茉莉一般高的女孩坐在木板凳上,面前一张月牙形木桌,木桌上摆着一只花瓷碗,碗里盛着青白色的大米粥,女孩左手里有一只青白色外壳的咸鸭蛋。

这黄昏时分的天井里按说总有其他人物和其他声音,一两个邻居或女孩的爸爸和妈妈。然而经过记忆修饰的图片中,在这让记忆选择的时间点上,别人隐去,女孩的爸爸妈妈似乎刚回屋拿什么零碎去了。

“茉莉花开白如霜”,吟咏茉莉的诗词不少,《霓裳续谱》里的这一句谈不上好,不知怎的却让我难以忘怀。它不像其他诗词多着墨茉莉冰清玉洁的外观、天下第一的香气,称它是神仙活下的玉簪,并把那“枕痕香”“鬓边香”之类的字眼颠来倒去。我觉得那一切都如“白如霜”直接,尽管“白如霜”也落了俗套,常给拿去形容这、形容那的。远的,有李白写“玉面耶溪女,青娥红粉妆。一双金齿屐,两足白如霜”。白居易写“樱桃昨夜开如雪,鬓发今年白似霜”。还有其他的不出名的诗人写“中庭寒月白如霜”,“桂花叶大白如霜”,“新裁白学白如霜”等。要说近的,江都民谣夸谢馥春鸭蛋香,用的是“鸭蛋粉,白如霜,搽在脸上喷喷香”。实在要避免俗套,我只想说一句更通俗的,“茉莉花开白胖胖”,其实那还是茉莉当年给我留下的印象。

茉莉花摆在门口靠天井边沿的青石板上,那时的我坐在板凳上,面对一碗大米粥,粥泛着青白色,中间窝着一汪米油。成年后,我再也没吃到过那样的好粥,妈妈没再换煮粥方式,是米质发生了变化,能熬出青白色米粥的米难得一见了。我吃着那碗咸鸭蛋壳色的粥,我的左手握着一颗流油的咸鸭蛋。我的夏天的黄昏里有青白色蛋壳的咸鸭蛋、青白色的米粥,还有青白色的茉莉花。

茉莉花当然是白色,可也还是青白色的。茉莉的白带着叶片折射的青绿底色。我的眼睛同时看到白色和浓浓的绿,就在这让记忆选择的时间点上,柳永写茉莉花,“环佩青衣,盈盈素靥,临风无限清幽。出尘标格,和月最温柔。堪爱芳怀淡雅,纵离别,未肯绸缪。慢沉水,多情化作,杯底暗香流。/凝眸,犹记得,菱花镜里,绿鬓梢头。胜冰雪聪明,知己谁求?馥郁诗心长系,听古韵,一曲相酬。歌声远,余香绕枕,吹梦下扬州。”

(《满庭芳·茉莉花》)环佩也好,清幽也罢,温柔、离别、多情、暗香等,还是陈词滥调。下阕“菱花镜里”“绿鬓梢头”,开始有趣起来。再到“吹梦下扬州”,虽谈不上新颖,且那时的扬州在地域上远大于今日扬州,却还是打动我那颗扬州人的心。“绿鬓梢头”是茉莉插于鬓角的样子,茉莉花白而叶绿,我猜柳永的感受和我的差不多,叶的绿色影响了花给人的视觉印象。

大约从我六七岁开始,那些年里,每到夏天,插队在扬州东乡、后来在那里安家的姑妈会提来一盆茉莉花。那时扬州人家的院落里多种凤仙,姑妈认识东乡花衣,才会有茉莉这算得稀罕的花。

等夏天去了,秋风紧了,茉莉花也开得筋疲力尽,姑妈又将它提溜回去,给花衣保养。来年夏天,又是打满了花骨朵、香气由淡渐浓的一盆茉莉回我家来。说它回来,因为每年夏天的那盆茉莉看上去差不多,又像是为了出门做客,多少给剪过“头发”的。我弄不清楚它们究竟是不是同一盆茉莉,姑妈恐怕也不能,记得她说是,跟花衣拿盆茉莉花来。回想起来,多半不是同一盆,而是把那茉莉家族的表姐表妹轮流带到我家过个暑假。那家族里有没有表哥表弟,不得而知,古诗词都把茉莉和女子挂勾,我也只好不提表哥表弟的话了。我辨不出那是否同一盆茉莉,就像很多年后,在瑞典,看到冬天如期飞到窗前啄食的蓝山雀,推想它们当然是去年的那一群,去年那个蓝山雀家族的成员,但我没法确认它们到底是哪几只。至于在茉莉眼里,我是否一年年长大,还一点点变了,变得像妈妈说的,“不如小时候更好玩了”,我不知道。茉莉无语,只散出花香,它的香沁人心脾,闻起来总不像批评。哎,散发着好香气的茉莉是不会发脾气的好人儿吧。

成年后每每读到古诗词里写女子以茉莉插满头之类的句子总觉得隔,我记得的茉莉满开,明明是茉莉自己给自己的头上簪满了花的。而坐在茉莉边的那时的我,只觉得茉莉一朵朵白嫩嫩、圆鼓鼓,像圆脸娃娃。一个女孩的眼无法从茉莉花上看到女子的秀色,而只把它看作花,或看作像是一个女孩儿的花仙子,看作一个伙伴,不同物种却可共处的夏日伙伴。对于既没有一只猫,也没有一只狗的那时的我而言,一盆茉莉也和猫呀狗呀没什么差别。这或许正是我清楚地记得那几盆茉莉的缘故。它是幼嫩的一盆花儿,它是我童年的夏天的伴儿。

意大利诗人乔凡尼·帕斯科里在题为“Gelsomino Notturno”的诗里,写“夜间的花儿,在我想念我爱之人的同一时刻开放”。那首诗写到花开的时刻、花香、花朵形状,但意大利文“gelsomino”意思是宽泛,相当于英文“jasmine”,指素馨属的整个族群。而其中的茉莉出自古罗马帝国,汉代经海上丝绸之路抵达古波斯、天竺,随印度佛教传至福州,我猜帕斯科里写的还是茉莉。

茉莉,叶翠、花白、香浓。《广群芳谱·花谱二·茉莉》里记录了茉莉花开的时辰,花、茎、叶以及香气的特征,乃至它所爱的肥,鸡粪里加泔水,可保开花不绝。如此便不可放盆花于床头,最怕的不是臭,而是引来蜈蚣云云。把茉莉插在头上,摆在枕边的旧时美人,如果听说鸡屎肥秘话,不知会不会花容失色。

这晚间开放,尤其于月下悄然满开、夜越深越香的茉莉花,在古诗文里不免和月色、浴后、美人枕挂勾,重复多了,便有些让人震动之处。明代陈淳的《茉莉花》曰,“茉莉开时香满枝,细花狼籍玉参差,茗杯初歇香烟烬,此味黄昏我独知。”这七言绝句谈不上多好,唯“我独知”一句强调了很多人不曾强调的,那就是茉莉黄昏时的开放。人在静静暮色下,在茉莉的近旁。暑气渐散,天色渐暗,很快,人和茉莉都将沉浸在夏夜的影子里。如果说香气是植物的思考,那也可以说香气是植物对思考的表达。茉莉在暮色中的表达,让我的鼻翼接收了,不是借助嘴巴和耳朵,而是通过茉莉的呼出和我的吸入,实现着直抵内心的交流。童年的我,那个掏着咸鸭蛋喝粥的我,面对的正是黄昏的茉莉花。

清陈维崧有“重五节,记得在扬州。歌板千群游法海,酒旗一片写高邮。茉莉打成毬”的句子,他还写下“拾篷划子更轩昂,荷叶为灯四角张。栏杆干围皆茉莉,风来水面隔船香”,记录了扬州的夏日。暑中有清凉的景致。荷叶相随,船杆装饰着茉莉,水隔香不隔,船上人舒心,岸上人惬意。

冶春后社成员吴索园写《扬州消夏竹枝词》,有“对面人来香扑鼻,白兰襟上一枝枝”,“满篮栀子卖门前,一个花球十个钱”的句子。这并非太久远的光景。我小时候去富春茶社吃早茶,也见到里头走动卖花的大妈,挎竹篮,篮子底衬白布,布上放白兰花、茉莉花、栀子花。栀子花粗些,价钱最低。茉莉花做成手串,也能挡住一对串在一起的白兰花花梗。花戴在手腕,别在衣襟,挂在帐帘。大姑娘、小媳妇的,如果没钱选上几朵,

也都眼巴巴看着。

有个朱徐庭先生写《海陵竹枝词》,“栀子如霜白可夸,摘来香草满篮加。坏铜钉铁换花戴,引动深闺人买花。”海陵就是今日泰州,属扬州地区。拿废铜烂铁换花戴,倒解决了无闲钱买花之难。

直到初中,我都常听见有人走街串巷地,先敲锣,再喊“甲鱼壳卖钱,废铜烂铁卖钱”。童年在国庆路上的外婆家,更能看到这样的人,将推车歇在路边,再敲一下铜锣,喊上一两声,把我们孩子弄得痒痒。那时外婆的厨房窗台上时不时地有晒干的甲鱼壳、牙膏皮之类。那时的马路上很少有汽车,公交车也不从国庆路走,自行车偶尔滑过一辆。拿着牙膏皮之类奔出去,收废品的人按废品品质和分量,在他的车子摆了一个大大圆圆的糖饼的那头,敲下一小块“大块糖”(麦芽糖)来。我并不爱吃大块糖,却也喜欢跟着表哥表姐,前脚后脚,踩着国庆路上的梧桐落叶,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马路另一边。我们少不得跟收废品的人叽咕,说他太小气,不能只给那一小块,再大点再大点,我们给了好几块鸡脆皮、牙膏皮呢。真的,有时也糊涂了,那人究竟是卖糖的还是收废铜烂铁的。我完全不记得大块糖的滋味,可见不曾用心吃过,不像街头摊点的猪肉、兔肉,那是记得清清楚楚,香极了,好吃极了。如果不换钱也不换糖,而是换花,恐怕外婆也会心里喜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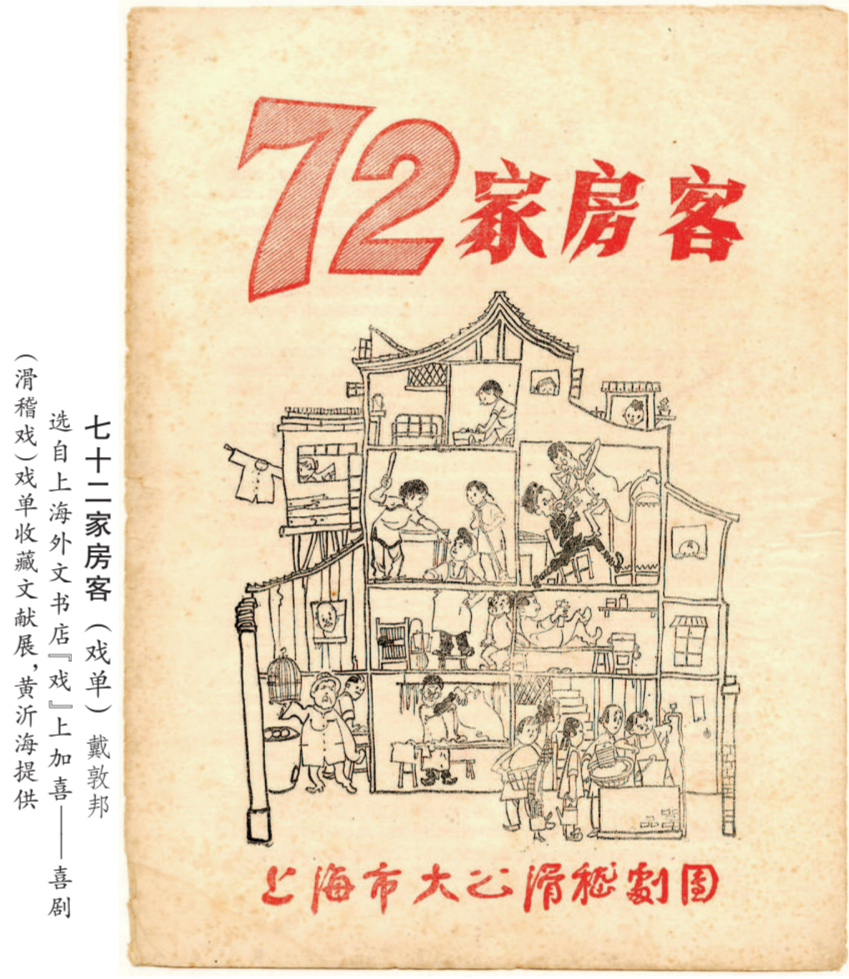
茉莉在薄暮开花,缓缓放,吐香气,第二天早晨香气减弱。我的茉莉满开后露出疲惫之态,我把它小心摘下,放在杯里,续入开水,很快就有一杯清香扑鼻的花茶了。兴奋地上喝了一口,竟苦涩难咽。心头诧异却不敢嘟囔,怕人知道我干了大大的蠢事,手忙脚乱地把这茉莉水倒了。

我们家其实是有茉莉花茶的,定居福州的姨妈妈给邮来,就在那菱形的铁盒里。可我不想扔掉哪怕一朵,哪怕已开败的茉莉花,也以为没晒干的茉莉花



瓣总比干枯的更好喝的呀。

几天后,爸爸打开茶叶罐泡茶喝,“哎呀”叫出声来,“茶叶怎么都发霉了,盖子明明是盖得紧紧的呀!”妈妈慌忙地奔去看,真的呢。还没吃上几回的一盒茶叶,全都霉了。“哎呀,我是我!”妈妈说。我和爸爸还以为是妈妈前几天没关紧茶叶罐,妈妈却说,是在里头放了七八朵新鲜的茉莉。“还以为那么一来,茉莉花茶香就更浓的,谁曾想,没放出香味,倒捂出霉味来了。”妈妈简直有些气恼。“人家做花茶是有特别制法的,不是摘几朵花下来这么简单。茉莉花放在铁盒里,倒把花里水汽闷在里头了,这大夏天的。”爸爸这么推测。妈妈把茶叶罐晃了晃,看了又看,“花是白摘了,早知道还不如让它们枝头上多留两日的。”才喝了没几回的茶叶全白费了,她心疼得不得了。我也觉得可惜,可我也发现一个让我开心的小秘密,我想着前几天自己咽下的有苦说不出的茉莉水,我的



七十二家房客(戏单) 戴敦邦
选自上海外文书店《戏》上 加喜
(滑稽戏)戏单收藏文献展,黄淮海提供

西廂

我画过一张拷红。红娘,画成了一个现代时髦女子,紧身超短裙,袒胸露乳。有人说我丑化红娘。其实,这里的女子,已不是红娘,但老夫人还是老夫人。足见,红娘、崔莺莺,乃至张生,都容易变化,老夫人,自然是有的老夫人,不那么容易改变。

爱情,之所以成为千年不变的老戏码,就在于它亘古常新,在变与不变中,看得出时代和人性的光影交错。

秋江

《秋江》,让我着迷,是我重新走进京剧园子的启蒙戏。

真的,别看舞台朴素至极,几乎没有什么新奇和高级的装置,只是两个人演出,舞台却充满气场,满盈盈漾漾着的都是戏的神韵和魂儿,咫尺天地,无限江山。

一捧雪

当年,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,传统京剧也曾经时髦,编演过一批新潮时装京剧,《一缕麻》是其中一部。根据包天笑的同名小说,由齐如山改编成戏,梅兰芳扮演女主角。一缕麻,出现在戏尾,女主角用这一缕麻上吊自尽。



看戏画戏

肖复兴

我是照着老照片,画的《一缕麻》里一身民国时装的梅兰芳(下图)。

据说,一百多年前,《一缕麻》上演,曾经轰动一时。但是,这样的时髦新派京剧,毕竟和传统不搭,以后,再未见梅兰芳演出。新中国成立之后,一片京剧改革的浪潮中,梅兰芳也只是改编了一出《穆桂英挂帅》。这是梅兰芳的清醒处。

很难设想,如果梅兰芳活到“文革”中,面对样板戏大潮,马连良都出演了《杜鹃山》中的郑老万。

一捧雪

一捧雪,是一只古玉杯,洁白如雪,盛水或酒,冬季变热,暑时变凉,珍奇宝贝也。以物为名,京剧常见。《锁麟囊》《桃花扇》《青霄剑》《铁弓缘》……可以数出一长串。
《一捧雪》中,小人不仅窥伺人家的玉杯兼美女,还陷害主人,遭恨至极。最后,美女刺杀小人,便是有名的“刺汤勤”一折。当年,马连良和张君秋分别饰演男女主角,轰动一时。无缘相看,画了张刺汤勤。十二年前画的,十二年前,第一次看《一捧雪》。在这张拙劣的画中,别人也许看不出来,我却能看到自己隐隐的感动和激动。

文昭关

看孙犁先生的女儿晓玲新书,写到孙犁先生爱唱京剧,年轻时“父亲为村民们演唱了一大段《文昭关》二黄慢板,四句‘我好比’苍凉幽怨,如泣如诉,获得全院乡亲、京剧票友的一片叫好,掌声阵阵”。

这是《文昭关》中一段经典唱段:“我好比哀哀长空雁,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,我好比鱼儿吞了钩线,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……”

我画了这张过文昭关的伍子胥。眼前,叠印出了孙犁先生。

昭君出塞

《昭君出塞》,尚小云演的王昭君最为出名,唱腔清越,已成绝响。

我看《昭君出塞》,不知为什么,总会想起我的姐姐,她十七岁离开北京,独自去内蒙古修筑包兰铁路,虽没有王昭君那样气派堂皇,一样是出塞。

杜甫写王昭君诗:一去紫台连朔漠,独留青冢向黄昏。青冢,如今成为王昭君墓,在呼和浩特郊外。

那一年,我去呼和浩特看望姐姐,姐姐带我去看王昭君墓。

蒋干盗书

“蒋干盗书”一折,读中学时在电影《群英会》里看到的。萧长华演的蒋干,他是名丑,演得确实妙,把蒋干这个人演得文质彬彬,又有些蠢蠢好笑。不像个坏人,像个有心办好事却办成坏事的坏人,让人觉得好玩,不可恨。

京剧里,如果没有了丑角,很难成戏。一般戏里的丑角,多是插科打诨,起剧情的串联作用。蒋干盗书不同,丑角成为了主角。周瑜只在一旁有意睡大觉。一动一静,造成反差的喜剧效果。

萧长华家在宣武门外西草厂街,1939年,全家搬住这里。我曾去过多次,如今,人去屋空,只有院里那株老枣树还在。那是萧长华先生亲手种的枣树。

钟馗嫁妹

《钟馗嫁妹》,是一出传统老戏,众人皆知。那天,突发奇想,戏里说的是古代故事,如今,时代变迁,世风大变,钟馗如果嫁妹,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和情节?

钟馗还是以往的钟馗,妹妹却不是那个顺从听话的妹妹。在画上,我画了一位现代时髦女子,衣着紧身,苗条婀娜,几分媚态撩人。料这样的美人,不会再为报答哥哥好友的恩情,

便会舍身出嫁的。她有自己的想法,起码也得找个情投意合的吧?或许,她芳心暗许,早有意中人。那么,钟馗将作何感想?又能怎么办呢?
或许,这一出好戏,比传统的《钟馗嫁妹》好看。

三岔口

画《三岔口》的戏画很多,我独喜欢韩羽先生画。

他画的两个人物的造型很奇特,夸张之中,线条流淌,动感十足,且有幽默感。这一份幽默感,恰恰是《三岔口》这出经典戏里最经典之处,演起来,也是最难拿捏之处。

所有的规范动作,在黑暗中一一完成,对于有过严格训练的演员,并不难,难的是这一份幽默感。没有了这样的幽默感,最后任堂惠和刘利华的和解,就显得突兀,就少了韵味。

搜楼

“搜楼”,是京剧《梅玉配》中一折。画里的搜楼,和戏里的搜楼,已是风马牛不相及。

不过,相同的一点,无论画里还是戏里,都是将情人藏在楼中,被发现而后出现的搜楼。不同的是,戏里的有情人最后终成眷属,画里的情人只是俗称之小三。同样的情人,同样的偷情,含义不同,搜楼的结果亦不同。

有意思的是,戏里的搜楼动作极为夸张,为彰显爱情的力量,居然把楼烧了。

吕布貂蝉

人生大舞台,戏剧小舞台。戏就是人生的一面镜子。

我画吕布站在这面镜子面前,他会看到什么呢?或许,貂蝉也并非那么美若天仙。关键是他是否会看到貂蝉背后金主的意图,而这样的意图,貂蝉是否心知肚明的,那么,貂蝉对他爱情吗?

或许,吕布看中的不过是貂蝉的美色罢了,也没有什么爱情。

镜子内外的貂蝉和吕布,或许比戏更真实。

2024年2月20日写毕于北京

西晋征南大将军杜预(字元凯,222—284)乃一代名臣,一生中成就了许多大事:他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桥,使得洛阳的对外交通大为便捷;他主持制定了平吴的大计,协助晋武帝在大康元年(280)实现了全国的统一。他又撰写了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(后收入《十三经注疏》),为现存最早的《左传》注本;又有《春秋释例》(今有辑本,在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)及《丛书集成》中)等重要著作。文武兼长,成果辉煌,实为了不起的奇才。

杜预非常重视身后之名,曾为自己立过两块碑。《晋书》本传载:

(杜)预好为后世名,常言“高岸为谷,深谷为陵”,刻石为二碑,纪其勋绩,一沈(沉)万山之下,一立岷山之上,曰:“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?”

勋绩碑一般都是由后人来立,而杜预却在他坐镇的襄阳为自己刻石为二碑,一块立在岷山之上,一块沉到万山脚下的潭水里(后称“沉碑潭”)——这样可以确保即使在地貌发生巨变之后,仍然有一块能够让大家看到,此公之心亦可谓良苦矣。

立在岷山上的那块碑,到盛唐时代还屹立在那里,杜预的十三世孙杜甫(712—770)在《回棹》诗中曾经提到(“凉忆岷山巔……吾家碑不昧”);后来不知何时就毁坏不见了。宋人庄绰(生卒年不详,活动于两宋之交)《鸡肋编》卷上云:“尝守官襄阳,求岷山之碑,早已不见;而万山之下,汉水故道去邓城数十里,屢已迁徙,石沉土下,那有出期?二碑之设亦徒劳耳!”今州城在岷、万两山之间……岷山在东,上有羊叔子(祐)庙;万山在西,元凯祠在焉。两块碑,到这时一块也看不到。



“文汇报”微信公众号

异想天开有着出处,我是那么地像妈妈。是长大后,我才搞清楚爸爸提到的特别方法叫“窑制”,一层花一层茶重重叠叠,最后见茶不见花,茶中有花香。对呀,妈妈当年就是因为“见茶不见花”,才想给它添几朵花的呀。

说到茉莉花茶,扬州的茉莉可以拿来和其他花卉一起装饰个门楼子或穿个花手镯、插个发髻。但它最主要的用处还在做茶。扬州虽不是福建那样的茉莉花茶乡,平山堂后也有一亩亩茶园,所出“绿杨春”茶,口感真不比龙井逊色。除了绿茶,茶农也拿次一等的茶加茉莉香遮丑,制些花茶来吃。我姑妈所在的东乡有花农种茉莉,北乡堡城也就是观音山一带更是如此。

几十年后,在瑞典,我惊诧地追着一阵飘来的香气走到一丛开花的灌木边,有那么一秒,我恍惚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棵大茉莉,可它也太大了,能围成一座灌木凉亭。几乎所有的植物都比中国迟几个月开花的瑞典,这株灌木却在六月初就满开了,光从时间看,便知它不是茉莉而是素馨了。素馨的香闻起来也不错,可还是比我记忆中的茉莉香粗重多了,素馨的花看起来也还好,但白中带黄,缺晶莹剔透之感。它突然在我眼前出现,像是遥远的茉莉借着它亲戚的身形和气息跟我招了招手。茉莉配合了我童年的脚步,并一直在我心里,素馨却大大咧咧地,顺势和踏入中年的一起走了起来。

2024年2月22日,写于瑞典马尔默

要是真英雄

顾 农

南宋诗人刘克庄(1187—1269)曾经专门就此写过一首标题即作“杜预”的诗:“征南满腹智,实似小儿童。汉水有涸日,沉碑无出时。”(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十五)他说杜预虽然智商极高,而在自立二碑这件事上显得大有痴气,像个小孩子。

大人物忽发儿童似的奇想,在历史上并不罕见,往往很有趣,不必讽刺。刘克庄断言当年沉入水下的碑将永无出头之日,也未免言之过早。陵谷变迁不是在短时间里实现的,从长时段来看,说不定沉在水下的那块碑将来在某一时刻会忽然出现呢。“沉碑”何时出或能不能出的结论要由更靠后的人们来下结论。

现在看去,即使杜预的勋绩碑永不出土,或者他本来就没有立过什么碑,其历史贡献依然存在,值得后人纪念。北宋诗人李廌(1059—1109)《杜元凯庙》(《济南集》卷二)诗有云:

沉碑虽好名,要是真英雄。寥寥万山路,爽气松枫风。

有“好名”的弱点不妨碍杜预仍是真英雄;勋绩碑虽然现在看不到了,并不妨碍他确有伟大的勋劳。万山上他的祠庙,总是后人修建的,正表明其人虽然早已离去,遗烈仍在人间。